



细节的“逸出”，只是我们未调查、未发现，或者未发掘。比如有些小孩哪怕再喜欢电玩，也还是会被眼前可爱的小动物吸引。或是植物，不少老师发现安排种豆养花，写作种植小笔记，效果往往不错，孩子们天生能和自然之物共鸣，关键是课堂或课余活动，以及家庭要提供适切的机会和用心的指导。

谈到物象主义，它对我们观察世界肯定是一种有益的训练。学生对物象进行创作，眼光会有一个聚拢，这种写作要求情感的生成始终要和物象的特征“相牵挽”，正是这种及物性使游荡的思想内容有实地的附着，从而避免情感空泛无依。物象虽有基本特征，但立言建意不同，仍可大不相同，这种创作就像是风筝一样，虽有一根线控制，但仍可邀风吹雪，有翱翔发挥的空间。

自我为万物之回音

连：谈及此，我们很容易想到“格物致知”。“格物致知”是儒家的基本理论之一，主流的解释来自朱熹和王阳明。朱熹写道：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”朱熹认为推究万物的原理，就能获得感悟。王阳明则认为“若鄙心所谓‘致知格物’者，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”。在他看来，人皆有良知，所谓格物致知，就是把自己内心的良知“发挥”到事物上去，去恶存善，“知行合一”，到达“明觉”的境界。在物象主义写作中，这两种途径其实是混一的，互逆的，常常是交互发生的。

李：对，没有理性认识，对着一个物，只会像王阳明格了七天竹子，“早夜不得其理”，还“劳思致病”；没有感性直觉，事物的

“理”是无根之水。我还想到，朱光潜在《诗论》里说：“直觉的知常进为名理的知，名理的知亦可酿成直觉的知”。对了，“格”字你是怎么理解的？

连：《说文》里释“格”：“格，木长儿”，原指长枝条。后来又指长枝条做成的架子，又指格子、框子。《礼记·缙衣》说：“言有物而行有格也。”《礼记·大学》里的格物致知，其实说的是把各种物放入格子，也就是对事物进行归类，这样就能获得是非善恶的知识。万物归其位，世界自然就井然有序。物象主义写作就是将事物的属性放置在理性的格子里，用理性去观照事物，人和物相互生发。

李：“格”，框定、筛分，“格物”有规范而明见的意味，这是古代理学对物主动性的体现，是对“身处一个万物皆相融的混沌中”（里尔克诗句）拒绝一无所知的鲜明态度。如何认识和把握事物，进而理解世界，安顿自身？除了持“理”而近物的珍贵论述，古人还留下大量含“情”而及物的作品。“物吾与也”，万物与我皆为天地所生，亲切可爱毫无隔阂。为什么会“无隔”？就是因为大爱超越了类之别，古人还认为物性高于我性，最好能够空掉我性而至物性，不仅是情之满山溢海，更是忘我、忘情。很多美妙的诗文中，忘却营营而心神畅惬，优游天地而快意无极，万物皆备于我，真是令人神往。如这片词，“行云却在行舟下，空水澄鲜，俯仰留连，疑是湖中别有天。”回到我们说的对物的凝视，行云流连于行舟之下，诗人眼光流连于水中行云之上，他会不会有身似不系，我心如云的体验呢？在另一个诗人笔下，有“心同流水净，身与

白云轻”一句，遥相呼应。观物时，古人诚挚地接受自然对人的教诲，享用自己对自然的崇拜之情，向往着物性的高贵品质，特别是水、云、风等无常形之物体体现的无所挂碍……坦白说，这些都非常吸引我。前面我们说到微写作在人和物属性特征的相似上进行演绎，其实这种对物的属性进行审视、观察的过程还是将物严格作为外部对象的，也就是主客还是有鲜明对立的，古人给我们的启示是，打破主对客高高在上的研判，俯下身来充满爱意地亲近它，并把这份爱推至崇高精神的层面。

连：“江清月近人”，这是听你说这些时脑中出现的诗句，月之亲人，正因人之亲月也。除了从中国古代文学获得创作启发，我还常和学生讲，既要培养对万事万物凝视的习惯，让思维经常处于思考的状态中，同时也要多读理论性的书籍，吸收经典作家看待世界的方法论，以别人的思想观念激发自己思想观念的形成。

李：多读多思肯定非常重要，面对中外古今文化宝藏，老师对学生的引导绕不开博与专的问题。读书始终要与自己的人生做结合，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，我们可以从他人提供的样本得到参考，但学习之路始终要自己去尝试、琢磨，直至它散发出自己人生的味道来。

学生因为微写作的“易上手”而自愿地多写一些，就像你上面提到的，可能会对某些事物产生秘密而愉悦的“我的玫瑰”的默然。这种观察并写作的路径，是与世界建立亲密、专属的联系的过程，是孩子们建构自我认知的重要部分，它能带领他们到达“那个有实感的生活的层面”。“实感的生活”的说

